

印華長篇小說 短詩集

許瑋玲 著

悠悠歲月

幽幽情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归侨学生是富有理想的一代。我们的父辈是在国家饱受外侮内患、家乡连年受灾，无法再活下去才离乡背井下南洋，几辈子人最盼望看到的是国强民富，最盼望中华民族的崛起。

我们从踏上国土之后，就听党的话，政治课说所有资本的积累都是剥削起家，我们就忘记父辈为了活命，是怎样卑贱地死出洋，怎样地勤俭节约刻苦艰苦创业，我们言不由衷地承认父母在国外是剥削。我们因在国外的生活比国内中小城市比农村更优越而产生原罪感，从内心深处感到自己必须接受改造。

文化藝術出版社

印華長篇小說 短詩集

悠悠歲月

YOUYOU SUIYUE

幽幽情

YOUYOUQING

許琮玲 (著)

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悠悠歲月幽幽情

許琮玲 著

出版發行：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

Hongko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上海街433號興華中心504室

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 委託印刷

開本：880×1230 1/32

印張：8

字數：180 千字

版次：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書號：ISBN 978-988-13412-1-1

定價：港幣 65.00 元



证 书

许琼玲 同志

荣 获

中国体育新闻工作者协会

银 奖



获得中国记协银奖

长篇小说《风雨南洋未了情》参加凤凰网2013年首届原创文学作品大赛获得优秀奖



许琼玲 先生/女士：

您在由凤凰网读书频道、凤凰网原创频道发起举办的
“凤凰网首届原创文学大赛”中获得 优秀奖！

特发此证。



代 序

巴中校友、归侨作家许琼玲继她先前写的两部文学作品，又推出这部新作，其中的长篇小说《悠悠岁月幽幽情》是叙述五六十年代有强烈爱国情操的几个印尼归侨回国后，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悠悠岁月里的故事。我作为“第一读者”读后思绪联翩，想到我们这一代归侨的历练。

十九世纪中期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外侮内患日益加深。中国沿海贫困民众纷纷出洋谋生，一些有识之士苦苦寻找能使中华民族站立起来的道路，这种思想传统极大的影响着海外华侨，爱国爱乡在华侨的思想感情中一直是占主导地位。二战结束后，东西冷战气氛浓重，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亚洲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思潮的排斥，满怀爱国热忱，一心想为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献身的海外华侨华人学生（印尼占绝大多数），便掀起一波波长达近二十年罕见的回国高潮。本书《悠悠岁月幽幽情》的作者许琼玲，就是60年代初满怀憧憬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印度尼西亚，回到她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过、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陌生土地的千千万万个归侨之一。

她虽然考上了大学，但不久极“左”思潮达到历史最高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华大地一片混沌，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反常事件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发生。小说以两个女主人公被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后的生活、工作、爱情、友情和亲情为主线，贯穿归侨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反映了她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生活和生存环境的艰难、无奈、无助和坚持恪守人格尊严的心路历程；直至改革开放后，

两位女主人公的不同遭遇，以及她们面对人们醉心于追逐物质金钱，丧失是非标准和道德规范的迷茫。

在这部时间跨越半个世纪的小说里，有描写她们突然“掉”进和国外生活条件落差如此之大的乡村小镇，看到民众处于极度贫穷状态却仍然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使老百姓活得猥琐、丧失自尊时的惊诧；对艰苦生活环境的坚强；感情生活遭到挫伤的悲痛和忍受；友情的珍贵和亲情被撕裂的无助；改革开放后，面对社会不平等和腐败现象的无奈等等情节，读了令人扼腕。

作者在书中的《尾声》写道：

归侨（我说的是老归侨，不包括出洋留学的海归）这个群体是个“边缘”群体，因为我们离“权力”很遥远，没有一个当年的归侨学生能成为执掌实权的人；离“财富”也很遥远，每个人只靠那点退休金过日子，我们的经历不值得一提，也没有什么业绩可陈，只是曾经怀抱着理想带着青春激情带着父辈所期盼的中国梦踏上我们的祖先耕耘的这块热土。虽然她贫穷过，灾难重重，在历史长河中艰难跋涉，我们还是像热爱母亲一样不离不弃，盼望着灿烂的朝阳会在这块热土升起。

这无疑是曾把青春和整个人生献给祖国的老归侨的现实，也是他们的呐喊和对国家的期盼——几代人的期盼。

几天前（4月26日），我出席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格兰·彼德逊教授（Prof. Glen Peterson）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归侨》一书中文版的首发研讨会。与会的学者们一致认为那是一本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公正的态度叙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特别是印尼归侨所掀起的“回国潮”、到七十年代以后的“出国潮”以及在海外和香港赤手空拳拼搏后，在八十年代向改革开放的中国掀起“投资潮”的真实历史书。很巧合的是，许琼玲

小说中的“堂哥”这个形象，其经历印证了格兰·彼德逊所归纳的部分归侨走过的“三潮”史，小说还写出了“堂哥”遭遇第二次空手出国的社会原因。

许琼玲已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椰子树下的故事》和写契约华工的长篇小说《风雨南洋未了情》都极为成功，感人至深，後者还获“原创文学作品大赛”奖。她是许多不同年代、从不同地方回国後有不同境遇，并从不同角度书写出版作品的归侨作家中写得最出色者之一，这些作品都可以成为今後如加拿大格兰·彼德逊等中外历史学家书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回国的归侨历史故事的生动资料。当然，它更是一部可读性极高的“归侨故事”文学作品。

张茂荣

2014年5月1日 香港

张茂荣：1936年在印度尼西亚出生，1953年于雅加达巴城中学高中毕业，1952-1957在雅加达振强学校执教。1957回中国升学，1958-1963年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80年到香港之后，进入德国“拜耳公司”(Bayer)，初任翻译三年，後任化工医药产品销售及技术服务。1986年被“拜耳公司”派回上海组建公司代表处並任法人及首席代表，负责公司在中国的各项业务。1992年开始负责在中国投资谈判近十年，完成在上海建立“拜耳综合化学工业园”的投资项目。2002年退休，2009年加入“香港印尼研究学社”並任《印尼焦點》杂志主編。著有《蓦然回首》、《悠悠少年時》、《青春无悔》、《我的大学生活》等，翻译出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格兰·彼德逊教授(Prof. Glen Peterson)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归侨》(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目 录

代序

张茂荣

第一部分：长篇小说

1

悠悠岁月幽幽情

楔子

3

第一章

4

第二章

8

第三章

12

第四章

19

第五章

23

第六章

31

第七章

36

第八章

41

第九章

47

第十章

51

第十一章

57

第十二章

63

第十三章

70

第十四章

76

第十五章

81

第十六章

86

第十七章

92

第十八章

95

第十九章

102

第二十章

107

第二十一章

111

第二十二章

116

第二十三章

120

第二十四章

126

第二十五章	136
第二十六章	139
第二十七章	145
第二十八章	151
第二十九章	157
第三十章	167
尾声	176
后记	180

第二部分：短诗 183

记忆的胶卷	185
椰子树的歌（外一首）	187
都市	191
雅加达拾零（组诗四首）	193
山的语言	197
沙子的故事	199
水的倾诉	202
树赞（外一首）	206
树叶	209
草的自白	211
风之舞	212
月亮	214
风筝	216
青花瓷器	218
赞商报中华书法	220
岁月	222
绿草赞	224
心弦与知音	225
珍珠	227
奥运诗（组诗三首）	229
欢呼，祥云火炬	234
中华民族的脊梁（外一首）	236
献诗——为母校巴中65华诞而作	239
中国运动员之歌（组诗选三）	241
金牌，献给祖国的厚礼	244

跋 247

【第一部分】

长篇小说

悠悠歲月幽幽情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归侨学生是富有理想的一代。我们的父辈是在国家饱受外侮内患、家乡连年受灾，无法再活下去才离乡背井下南洋，几辈子人最盼望看到的是国强民富，最盼望中华民族的崛起。

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第四版
第五版
第六版
第七版
第八版
第九版
第十版
第十一版
第十二版
第十三版
第十四版
第十五版
第十六版
第十七版
第十八版
第十九版
第二十版
第二十一版
第二十二版
第二十三版
第二十四版
第二十五版
第二十六版
第二十七版
第二十八版
第二十九版
第三十版
第三十一版
第三十二版
第三十三版
第三十四版
第三十五版
第三十六版
第三十七版
第三十八版
第三十九版
第四十版
第四十一版
第四十二版
第四十三版
第四十四版
第四十五版
第四十六版
第四十七版
第四十八版
第四十九版
第五十版
第五十一版
第五十二版
第五十三版
第五十四版
第五十五版
第五十六版
第五十七版
第五十八版
第五十九版
第六十版
第六十一版
第六十二版
第六十三版
第六十四版
第六十五版
第六十六版
第六十七版
第六十八版
第六十九版
第七十版
第七十一版
第七十二版
第七十三版
第七十四版
第七十五版
第七十六版
第七十七版
第七十八版
第七十九版
第八十版
第八十一版
第八十二版
第八十三版
第八十四版
第八十五版
第八十六版
第八十七版
第八十八版
第八十九版
第九十版
第九十一版
第九十二版
第九十三版
第九十四版
第九十五版
第九十六版
第九十七版
第九十八版
第九十九版
第一百版

【今晚一報】

好小善牙

一切的事
都于我的机
会而
而如也
山化
少年
水如
好

新幽幽且遍恐恐

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第四版
第五版
第六版
第七版
第八版
第九版
第十版
第十一版
第十二版
第十三版
第十四版
第十五版
第十六版
第十七版
第十八版
第十九版
第二十版
第二十一版
第二十二版
第二十三版
第二十四版
第二十五版
第二十六版
第二十七版
第二十八版
第二十九版
第三十版
第三十一版
第三十二版
第三十三版
第三十四版
第三十五版
第三十六版
第三十七版
第三十八版
第三十九版
第四十版
第四十一版
第四十二版
第四十三版
第四十四版
第四十五版
第四十六版
第四十七版
第四十八版
第四十九版
第五十版
第五十一版
第五十二版
第五十三版
第五十四版
第五十五版
第五十六版
第五十七版
第五十八版
第五十九版
第六十版
第六十一版
第六十二版
第六十三版
第六十四版
第六十五版
第六十六版
第六十七版
第六十八版
第六十九版
第七十版
第七十一版
第七十二版
第七十三版
第七十四版
第七十五版
第七十六版
第七十七版
第七十八版
第七十九版
第八十版
第八十一版
第八十二版
第八十三版
第八十四版
第八十五版
第八十六版
第八十七版
第八十八版
第八十九版
第九十版
第九十一版
第九十二版
第九十三版
第九十四版
第九十五版
第九十六版
第九十七版
第九十八版
第九十九版
第一百版

楔 子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印尼华侨子弟受社会主义思潮的感召，像北飞的雁群从热带的国度来到北国，到刚刚起步建设的共和国。我出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二战后的印尼，六十年代回国，经历了文革，经历了国家经济的大衰退、十年的彷徨和困顿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社会在嬗变，人们原来的价值观也在改变。我们因为爱国，才不惜抛弃国外更优越的生活，回国后服从分配，不讲条件不计较环境艰苦。我们憧憬过，追求过，奋斗过，思索过，也爱过，感悟过。我们的经历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人生少不了亲情、友情和爱情，我和冬雪的友情是在那段对我们来说是艰苦的岁月中形成的，后来虽然各分南北，但彼此都很珍惜那段友情，一直把它珍藏在心间。几十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们见过几次面，彼此知道各自的情况，我们都很怀念那段友情，冬雪那执着追求但结局却很凄凉的爱情经历和她不幸的婚姻我都知道，我还了解她热爱生活绝不因遇到挫折而妥协的坚强意志，还有她那种勤奋和朴实的品格。我们都是平凡又平凡的普通老百姓，岁月就在不知不觉中流去了几十年，冬雪和我都退休了，人老了就爱怀旧，我常回忆和冬雪在一起的那段经历，常细想我们走过的人生路程，就像冬雪所领悟的：不管你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每一段经历都和整个时代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你想掌控自己的命运却做不到，你好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牵着走，一切好像是注定了一样。从踏上国土那一刻开始，你的一切就必须遵照一个固定的方向去发展，你永远都

摆脱不了这种无形而又巨大的牵引力。

和冬雪的特殊友情开始在 1970 年 9 月。要听我给你讲述吗？不要嫌我絮叨。

【一】

把我送上广京直快列车并且放好行李之后，解放军排长说了声再见就回去了，我只是点了点头，不向他道谢。我们这些学生离开军垦农场之后，他就紧盯着我，我知道。他生怕我会半途逃跑不去报到，从上了汽艇过洞庭湖到长沙，又乘火车到广州，昨天到今天，看我上了广京直快列车在硬席的座位上坐下，他松了口气，他这一路盯着我的任务完成了。

说他是专门送我还不如说是专门紧盯着我，一点不假。

文革后期，我所在的大学因为被认定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而被下令解散，学生分批去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大部分教职员工也分散到各院校，我们是学校最后一批到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学生。说接受再教育这是那个时期的官方语言，实际上就是因为学校解散，把还没有分配的大学生推去军垦农场劳动，干部就去干校劳动。八个月后，我们终于被分配去各单位了。在军垦农场，连分配方案都是机密，谁都不知道会把谁分到哪里去，连长做了动员报告后就各班讨论，主要是每个人要表态，要服从分配、到艰苦的地方，这是真正考验人的时候，那些平时出头露面的骨干，这时却畏首畏尾不敢说话了。很多成双成对的人早就向连部讲明了这层关系，可以得到照顾，和对方分在同一个城市或县城，我还没有那种关系，其实我们都到了谈恋爱找对象的年龄，成双成对也很自然，不过，我等待的那封信迟迟没寄过来，我不能肯定我和吾桐的特殊关系。在确定分配方案之前，连部让每人都填写社会关系表，也算是摸底作调查吧，确定了自己的对子的人早商量好把对方填上，并

说明要求分在一起，而我，除了在印尼的父母兄弟姐妹外，国内的社会关系是空白的，这样，分配方案中最后一个最偏远又最穷的县城就给了我，那是在粤西北的山区里。连部大概担心我不去，会在半路逃跑，把我们送回广州这一路，排长一直没离开我身边。

我记得八个月前我们坐火车到长沙之后，改乘汽艇，沿湘江北上进入洞庭湖之后就不知道朝哪开了，汽艇走了有三个多小时才靠岸，中间经过一个小岛，听说那就是橘子洲，大家就都拥到船舷边眺望，对伟大领袖青少年时期喜欢破浪游泳锻炼身体的地方怀着无限景仰的心情，虔诚地拜谒它。远远望去，那是个很小的岛，林木稀疏，没有人烟也看不到房子，我心中嘀咕：怎么过了几十年还是那么荒芜？中国开发一个地方的速度也太慢了。从军垦农场返回广州，横渡洞庭湖仍然经过橘子洲，不过，我已经没有兴趣去眺望它了。

到广州天已经黑了，我们在车站就解散，其他人都各有去处，省内各地来的国内生都先回老家，归侨生或投亲戚朋友，或跟自己的那个对子一起走了，只有我一人没处可去，马上坐当晚往北去的列车已经来不及，而且我要报到的地方必须再倒长途汽车，特快列车小站不停，只能坐直快，排长就把我带到军区招待所住一晚。要不是这样，我这个有海外关系的归侨在那个年代哪能住进军区招待所？

心里有事牵挂着，那晚我睡得并不好。我想到去报到的路费怎么解决？只能找吾桐。我必须见他一面，除了想知道他对我的态度外，我还得向他借钱作路费。如果他对我并没有什么想法，我就放下这份牵挂也好，即使这样，向他借点钱他不会拒绝的，他工作了几年，应该有点积蓄，因为我再没有其他人可以借钱了。

早晨醒来，洗漱完一出房门，排长已经站在那里了。我说今天我必须出去一趟，找一个人。排长问：那么重要吗？我说：是的，非找他不可。排长又问：谁？我说：一个校友，早我几届毕业。排长追问到底：他是干什么的？和你关系很密切吗？我心里有点生气，怕我搞特务活动还是什么？不过，我不敢表露出来，老实地回答：我要向他借钱。另一个找他的原因我就不说了。排长不明白了：

借钱？我说：去报到我没钱买车票，我没有认识的可以借钱的人。排长才哦的一声，说：你给他打电话问问不行吗？何必一定要去找他。排长可能以为我在编造逃跑的理由。我说：我不知道他的电话。这是真的，那时个人很少用电话联系，何况我在军垦农场劳动，要人家的电话号码有什么用！排长又说：你给我他的姓名和单位、地址，我给你查。看吧，不是怕我逃跑何至于如此。我还是写下吾桐的工作单位和地址给了排长，吃完早餐，排长就对我说：你那个校友的电话查到了，你先用电话跟他联系吧。

排长把我带进一个办公室，我照那个电话拨通了，我问了对方果然是吾桐的单位，说要找吾桐说话，对方说：吾桐几天前出差去外省了。我的心一沉，问：他什么时候回来？那头说：大概得十天吧。我说声谢谢就放下话筒，心里有点乱。我把情况跟排长说了，他好像还要核对一遍才相信，他自己再拨通那个号码，说：我找吾桐……哦，出差了，……哦，还要十天才回来，谢谢。我瞪了排长一眼，意思是：还怀疑我编造谎话？这时我听到排长说：车票组织上会给你解决，你还有什么困难？我心里才亮堂起来，早说呀，害得我睡不踏实。我说：那我也得出去一下，不远，我拿点东西去卖。

我进了自己的房间，打开行李箱翻腾，排长也跟着我，他只站在门边，看我倒腾行李，问：你要卖东西？我心想：跟他说不清，国内人哪会明白归侨学生就是靠着卖带回来的东西吃饭的，像排长这种农村兵更不理解归侨了，他连印尼这个国家都没听说过。在军垦农场劳动了八个月，每天是一身泥水和着汗水，饭没有定量，但是干活没有报酬，我们这些接受再教育的修正主义苗子都是最穷的学生，分配了要去报到了，车票虽然有组织上给解决，但仍然身无分文，我在路上还得吃饭不是！

五年前回国时，我的行李和所有回国的华侨学生一样都是带一个有一人高的大藤篮，里面装了两个长 1.30 米宽 60 厘米的大皮箱，皮箱里装满了父母亲花了几十年给我准备的可能是一辈子要用到的衣物用品，藤篮的底和里面四周还用生胶片垫上（那时候还没有塑

胶海绵)，其余的空间全塞满各种生活用品，还有什么气球、自行车轮胎、电线圈，一点空间都不会留空，这些东西虽然不是生活用品，但是所有回国的华侨学生都会带一些，那是准备变卖成生活费的，因为家里再不能接济了。归侨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基本上有三种：属于上层和中上层的，回国后无忧无虑，家里会按时寄外汇；属于温饱型家庭的，孩子回国时父母亲就尽量为他准备最充足的衣物，到国内好变卖为生活费，国外的父母还有几个更幼小的子女要抚养，只能节衣缩食过日子，尽量久久给国内的孩子寄一点点钱；属于比较困难的家庭，行李较少，家里完全不能接济，他们可以申请助学金，但须有两名同学给予证明。助学金分两种，一种是免去每月15元的伙食费，一种是还多给3元的零用钱。那时归侨生都认为个人有困难应尽量自己解决，不要给国家增加负担。所以，我都靠变卖行李来交伙食费，假期里，学校有组织归侨生去北京等地旅游参观，我都不参加，为了节省开支。

庞大又沉重的行李是那时归侨的特点，我们的行李落舱起舱都需要动用大型起重机。每到一个地方，从广州到分配地点，就得把行李处理掉一小部分，考上大学去报到前，又处理掉一部分，五年的大学期间，不断地一点一点地变卖，那时就会从心底感激父母想的真周到，把子女几年里的生活费都提前想到了，还会为他们几乎把一生的积蓄全花在买这些东西上而觉得于心不忍。如今，我能卖的只剩仅有的一双胶鞋和一直舍不得用的派克钢笔了，还有几套衣服和一双从印尼带回来的胶底皮鞋，想了想，我还需要，就把衣服和皮鞋留下了。

我拿着胶鞋和钢笔给排长看：这是我回国时从国外带回来的，把它卖了，我才有钱在路上吃饭。他仔细地看了看，又问：你到哪去卖？我说：放心，我不会投机倒把，来的路上，我看到有收购站离这不远，我去那里卖。

归侨学生卖带回来的东西都是遵守纪律到有挂牌的收购站卖，如果私下卖给个人，价钱会更高，但是没有人那么做。排长说：我

帮你去卖，你可以在前面的接待室看看报纸。

我不能反对，否则就会被怀疑了。我就在接待室看了半天报。在农场八个月里连张旧报纸都没看到过，现在得空让我读报，我就把所有的旧报纸都翻了个遍。到中午吃饭前，排长才露面，给了我3元4角和一张单据，上面在收购栏上写着胶鞋4角，派克钢笔3元，我拿着这3元4角，心里还是很高兴，路上的饭钱绰绰有余了。

过了一阵子，我才回过味来：那个收购站不远，走过去十分钟就能到，排长干吗去了老半天？一定是把这两样东西先拿去技术部门鉴定过，证明不是搞特务的联络工具才放心去收购站的。我觉得有点滑稽，反正自己是清白的，怕什么！

【二】

我坐在列车硬席座位上，随着列车微微晃荡着，头觉得很重，脑子乱乱的，没理清个头绪出来。我们归侨学生和国内生比，生活经验差很多，我们不懂什么组织关系，不懂社会关系在毕业分配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国内生可以靠自己在军政部门当要职的关系优先占据好地区好单位，归侨就没有这种优势。还有，像我，为车票发愁，其实，分配去报到或者是转工作单位，路费是由单位组织上负担的，我连这也不懂。我才明白“组织”这个词的涵义，它是个无形的线，有这根线牵着，它会给你安排工作岗位，连车票你都不用操心，没有这根线，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没着没落，所以，我们就得听从组织的安排，服从指挥。这就是我那时的观念。一路上，我也想到了吾桐，就是放不下他，抹不掉他的身影。我爱上他了吗？

广京直快列车过了韶关，我就把行李挪到车厢的门边，坪石很快就到。从窗外看去，天刚发白。坪石是广东最北边的小镇，凌晨列车在粤北这个站停下，我就把三件行李——打捆的被褥包、一个小藤箱、一个拉链两边开的咖啡色小皮箱，逐一拿下了车。一抬头，